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經濟録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張護

名臣經濟録卷二十九

明　黄訓　編

禮部祠祭中

題陵廟疏　商輅

臣等仰惟大行慈懿皇太后作配英宗皇帝正位中宫及皇上嗣居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盖先帝全夫婦大倫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著

于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宫附于裕陵奉神主祔于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禮亦先帝與皇上全大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别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竊惟皇上所以若是者必于今皇太后千秋萬年之後與先帝同尊于陵廟自嫌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然有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日考諸古協諸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于其嫡母

呂太后雖得罪于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易此文帝所以號為孝文高出漢諸帝之上也又如宗仁宗追尊其所生母李宸妃為太后然于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嫌忌此仁宗所以稱為賢君高出宋諸帝之上也皇上於慈懿皇太后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之祔稍有未合于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

在陵廟不相妨碍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深願也但臣等識見愚昧未敢以為至當伏望皇上體先帝之心稽前代之制重念綱常之大以臣等所言下于禮部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文武羣臣公同會議求其至當允合天理允愜人心則國家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悚懼之至謹題成化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是着禮部便會多官同

翰林院計議停當來說欽此

題陵廟疏　姚夔

昨者該大學士等官彭時等奏稱大行慈懿皇太后崩逝所宜奉安梓宮于裕陵神主于太廟蒙聖旨命禮部會多官計議停當來說欽此欽遵會同皇親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錦衣衛六科十三道等衙門議得今大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于先帝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居先帝之右允合

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等因覆奏未蒙允納者臣竊以為人主治世所以固結天下人心者惟在于禮義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山陵宗廟禮義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係焉不可不慎也大行慈懿皇太后自册立為皇后正位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皇上嗣位尊為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

全矣今其崩逝出于考終發遺詔于天下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章恭皇后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嶶稱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禮今也婦道全于前母道全于後則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于合葬祔廟之禮不可廢子有至孝則于合葬祔廟之

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介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固已洞燭禮義所在累色詢問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禮但迫于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来来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于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于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桃應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

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必執之者何也不以恩揜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悦則復諫必欲置親于無過之地者何也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陛下聰明仁慈之德聞于天下自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見有未盡以理開諭易于轉移耳惟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于再三皇

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
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皇太后脫或有怒而
陛下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至而不敢替焉則于
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皇上乃皇太后所出豈可薄
于此而厚于彼乎夫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於裕陵
並享于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于此
也無益于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皇太后他日失
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皇太后他日不得預則有輕重

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于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葬于左皇太后萬年後葬于右慈懿今日祔于廟皇太后萬年後亦祔于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于其間而謂薄于此而厚于彼可乎或者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別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況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蓋

可知矣又況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出而議乎揆情度理合葬則是不合葬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于禮義之天非勉強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人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向慕則同此愛戴勢力加之不能奪刑威逼之不能從惟禮義統而屬之表而率之何啻膠漆之堅也何啻金石之固也一或失此則人解散如隄潰水決而不可收

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遂失天命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昔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戕義帝而失天下皆由一事所召而可不畏哉伏望皇上以臣等所言反復開諭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于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明之德英皇歆享于上羣臣慰悅于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隆臣等不勝幸甚 姚文敏公遺集

李東陽陵廟對録 劉健

弘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大行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喪上御西角門朝退遣内官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門内扉遂闔上帶翼善冠素服腰絰麻履御煖閣素幄起立床前左右皆屏不敢近臣健等叩頭畢致詞奉慰上顧謂曰先生輩上来臣健等皆至幄内上曰為陵廟事與先生輩商量臣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扶安諭示孝莊睿皇后葬不合禮欲為釐正此盛禮事臣等

仰見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忻慕上袖出裕陵圖一紙指示陵門内有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為英宗皇堂虛其右壙而中有道可通往來其一東行北轉而至者為孝莊玄堂相去可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禮臣東陽奏曰此事臣等初不知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内官做的勾當又曰内官有幾箇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間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都忠厚為國如此臣健臣遷對曰英宗皇帝嘗有遺命錢后與我

合葬大學士李賢記在閣下上曰旣有遺命當時柰何違之臣東陽對曰臣等聞當時尚有别議委曲至此恐非先帝本意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臣健等奏曰誠如聖諭但令日斷自聖衷勿憚改作則天下臣民無不痛快埀之史册萬世有光矣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臣遷對曰陰陽拘忌之說不足信上曰朕已折之矣今開壙合葬不為動風水乎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指畫紙曰若如此通通則風水流行惡得言

動惟一點誠心為之料亦無害臣東陽賛曰皇上一念
孝誠可以格天吉無不利臣健等皆力賛曰皇上所見
高出尋常萬萬顧勿復疑上曰此事不難若祔廟之禮
尤所當講臣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慈懿太后居左
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
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
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若
三后尤為非禮臣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一則所生

母也上曰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臣東陽對曰皇上當以堯舜為法上曰然宗廟事關係綱常極重豈可有毫髮僭差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来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壊起恐後来雜亂無紀極耳且奉先之祭先生輩尚不知英宗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飯一分匙一張而已臣健等倉卒不解上意但應曰唯唯退思之蓋止容二分而孝莊尚未配

食也上又曰孝穆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爲皇太后别祀于奉慈殿今仁壽宫前殿儘寛意欲奉太皇太后于此他日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臣健等皆未敢應聖意葢謂今皇太后千秋萬壽後也臣東陽賛曰皇上言及孝穆太后尤見至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上曰此事却難處之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帝之意又違衆議會議猶可柰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爲尤重耳臣東陽對曰顧

聖見主張得定臣等無不奉行上曰朕亦難于降旨先
生輩是朕心腹大臣好為處置臣健等曰須下禮官令
多官議之上曰雖多官亦不敢主張仍須先生輩為之
耳臣健等曰容臣等計議上聞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
去辦事是日上稱心腹者三呼先生者以十數臣健等
感激稱謝皆叩頭起上前下板階顧內官啓扉立送而
出時尊謚議已進奉旨撰冊未上几筵臣健等乃具題
本稱當時先帝遇難處之事群臣為委曲將順之詞或

者不能無疑乞勑禮部會集多官再加詳議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臣健等至殿閣幄前立問曰先生輩昨
日所進題令多官會議是幾箇衙門臣健等對曰即前
日進謚議者臣東陽歴對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
大理寺及詹事府翰林院言未畢上遽曰有翰林院最
好考據古今大典禮須用翰林院又曰有科道乎皆對
曰有上又曰好少頃曰别無言話回去辦事蓋是日專
為翰林問也自是每名必于朝退立呼內閣未嘗呼名

二十一日復名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臣健等對曰議得是臣東陽奏曰未知聖意如何上曰如先生輩說臣健等曰正是古禮上曰仍稱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别廟須如此尊稱為當上曰如何批荅臣遷對曰須説得委曲臣東陽曰要見是重事上曰然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世子孫崇奉不缺之意此本隨文書下来臣東陽曰臣等領去臣健亦云即以本授臣復送而出

二十二日復名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與太廟寢

規制一般常時薦祭皆在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奉慈殿也舊為神庫今廊廡及井皆未動又指其東一區別為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曰此神厨也欲以此建廟可乎臣健等皆對曰此地寛便臣東陽曰但未知寛窄如何上曰寛窄有數因指其旁小字曰東西十幾丈南北二十丈後有墻墻之後為米倉蓋較之奉慈殿區深不及八尺皆請曰墻可展否上曰須展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遷孝穆太后併

祭于此如何臣健等曰甚當再問再對上曰位序如何臣健對曰太皇太后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来有如此者却居右臣東陽曰太皇太后居中乃可臣遷奏曰會議本未知今日可出否臣東陽曰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上曰正為廟地未定今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二十五日御批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擬特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

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于是中外翕然稱為得禮蓋自丁巳之名不奉接者已閱八年龍顏温霽天語周詳視昔有加而明習國事洞察義理惓惓以宗廟綱常為已任蓋非臣下所能涯涘矣陵寢事竟不行蓋欽天監以為歲殺在此方向不利内官監亦謂事干英廟陵寢難以輕動而聖意終不但已乃于陵殿神座移英廟居中孝莊居左孝肅居其右云

題陵議

近該光禄寺厨役王福錦衣衛千户陳昇建言欲要遷改顯陵迎請恭睿淵仁寛穆純聖獻皇帝梓宫入葬天壽山以全大孝一節即與先年革職錦衣衛百户随全罷閑光禄寺録事錢子勲之説相同近又該緣事監生詹啓温州府武舉生杜承美為民兵馬周宻湖廣生員蕭時用致仕僉事甯河相踵具奏即與王福陳昇所言如一雖其心之出于公私真偽固不可知然據其論議皆自謂效忠以賛成聖孝之意已經本部會議題覆至

再至三始終未敢輙議奉行者尚書席書固已備論于前今大學士李時極論于後矣先年工部尚書趙璜嘗有言曰體魄不可輕犯靈秀不可輕泄根本不可輕動其說良是至如引本朝故事太祖不曾遷皇陵太宗不曾遷孝陵此論亦正是皆合文武大臣多官之見要不出此豈忠君愛上之心謀國料事之智乃盡不若隨全錢子勲王福陳昇蕭時用輩哉識者當知其不然也臣竊惟遷陵之議意者本出于聖母萬年之情陛下終天

之慕凡在臣子豈昧將順所以卒不敢輕議者非謂才識譾薄不能奉行畏難茍安有所欺而不肯也亦非有義理難明之事考求不得有所詭而不可也亦非敢沮抑人言推避國事顧一已利害有所憚而不為也惟是竊念先皇帝衣冠之藏歷歲已久顯陵之役建造經年規制已備恭覩陛下光臨大寳十年于茲百禄駢臻即已然之福而徵諸地理庇廕之説似乎神靈已安比者屢頒聖製封其山為純德名其府為承天表章丕顯似乎

事體巳定而一旦議遷老臣長慮多為駭愕葢以關係
國家禍福有動而不可悔之憂首事倡和之人將来有
不容誅之罪故也但近日言者假當時安厝梓宫土壤
非吉為詞自不能不感動陛下之哀衷上壓聖母之至
慮所以節奉欽依重令本部會官從長集議昨該尚書
汪鋐具奏又奉旨一併會官詳議了来說欽此臣仰奉
嚴旨不勝悚懼夙夜思惟祗見事大體重非臣下所能
任其咎者又况遷葬之舉治棺制服事同初喪萬一欲

改祔梓宫重易衾歛禮必躬親又非臣下所能代攝者是皆不可不預思也議者至謂陛下震位久虚以為咎在顯陵固未必然又謂陛下龍飛江漢以為福緣顯陵亦未必然蓋上天篤生聖人為中興太平之主必能生聖嗣以開萬世之傳非地靈鬼神所能握其機者乃若先皇帝玄宫久閟體魄久安譬如木之根本培植已固而一旦動揺則似非所以求枝葉繁茂之道是則不可不尤加慎重者也故今日之事誠在聖明留神加察淵

謀獨斷上同聖母早夜籌慮有以自致其決耳慎勿輕為羣議之所揺惑況近世精通地理之術實鮮其人至于士夫涉獵講論尤多誕漫每見人家惑于風水之説將先世丘壟無故改遷往往自速新凶坐消已福蓋異人罕得道眼難逢地理家書亦有天相神司之説所以可遇而不可求可信而不可盡信者也昔宋儒朱熹嘗論壽皇葬地非吉疏請遷改猶有取于孫逢吉之言少寛日月别求吉兆為上十字以為至論當時熹明知壽

皇所葬不吉以為當改然亦必須從容慎擇如此况今日未有所擇之地知其最吉為必可葬又未知顯陵果非吉地為必當遷而建議之人徒爾紛紛未達事體即使重復會官集議亿有忠愛之實心者恐亦不能復為他說也臣待罪禮官敢不恭承明命廣集衆思但事體重大輙難議擬如蒙聖明采擇臣愚伏乞英斷特罷會議亟賜停寢實為宗社無疆之慶仍乞重降嚴旨禁絶細人自今無得妄議園陵重事傷國大體天下幸甚萬

世宗甚嘉靖十年十月初二日進初四日奉聖㫖卿所言說的是朕已奉聖母慈訓謂陵寢根本重地不可輕動這各該奏擾人役本當都拏問重治且不究再来奏擾決不輕宥欽此

國家常祀之禮 丘濬

臣按鄭司農解周禮四望以為日月星海鄭玄謂禮無祭海之文考周頌般序及觀學記謂三王祭川先河後海則是海之祭三代已有矣烏可謂無祭海之禮乎中

國之地在三代不出九州之外惟揚徐青兾四州濵海而已四海惟東北濵中國而南海北海則越在荒服之外自漢以後南越始入中國而有南海然西海竟不知所在故今祀東海于登州祀南海于廣州二祀皆臨海而祭西海則望祀于蒲州北海則望祀于懐慶夫宋都汴梁而懐慶在其北是時失幽燕而以白溝河為畍無緣至遼薊之域出國門而北望以祭之可也國初都金陵因之以祭亦不為過若夫今日建都于燕往南而祭

北海豈天子宅中以臨四海之義哉且古謂青州為北海郡青去登不遠猶以是名今京師東北乃古碣石淪海之處于此立祠就海而祭于勢為順于理為宜況今北境毉無閭山在于遼海山既可以為北境川獨不可以為北海乎若夫中國之正西在于秦隴西北則蜀稍南則滇也滇之極西南百夷之外聞有大海通西南島夷此地在前代未入中國今既為羈縻之地則王化之所及也宜于雲南望祀之則四海之祀皆在吾域中矣

議禮之事非臣下所敢專者謹錄愚見以俟采擇

釐正祀典疏 馬文升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盖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岳之神東封泰山為東岳今在山東泰安州沂山為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岳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為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為西岳在今陜西華陰縣封吳山為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岳

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封醫巫閭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為中岳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封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四海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于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泌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

祭至五代失有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為畔所以祭北岳恒山于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来峯之説不知祭醫無閭山于何處盖宋建都于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髙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世建都金陵覩真定遠在京都之北所以因循未曾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北平而真定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猶未建明猶祭北岳于曲陽縣惟北鎮仍祭于北寧若

以為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誌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岳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襃加之帝號真可為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于帝都之南非其故封之山誠為缺典臣非禮官考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為釐正如蒙乞勑禮部再加詳考如臣所言為是明白具奏行移山西并大同

巡撫官員候時年豐稔措置錢糧于渾源州恒山舊址
去處修蓋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若舊殿猶存不必
新造止可修葺工完之後有司具奏吏乞勅翰林院撰
文勒石竪廟以垂永久今後凡祭北岳之神于此行禮
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于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
於後世矣緣係考究神封以正祀典事理未敢擅便謹
題請旨弘治六年七月十七日具題次日奉欽依禮部
看了来説欽此

正祀典疏

倪岳

禮科抄出本科右給事中張九功題仰惟陛下初登大寶郊天告廟又遍及古之聖帝明王岳鎮海瀆是即大舜類帝禋宗望山川遍群神之意臣于弘治元年二月二十二日欽奉上命遣祭北岳恒山之神臣恐敬不足以接神明誠不足以荅聖明有孤陛下懷柔百神之意是以齋明戒懼不敢遑寧也臣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不正則神人瀆亂妖誕所由興人心所由不正也

故祭必有義君天下者祭古先聖王以其有功德于民也祭日月星辰以其民所瞻仰也祭山岳河海以其利澤及人也祀典所載惟此族類考之祭法概可知矣方今聖明御極欲其首正人心必先脩明祀典不然人祭非鬼神奸惑人心焄蒿妖誕之説紛起欲天下務民義而正風俗也難矣如蒙乞勑禮部通行天下有司除祀典應祭者依例致祭外若神非其地者氣非其類者非有功德于民非天地之正者悉皆除去勿使惑人務效

狄梁公毀淫祀之法推西門豹投妖巫之心凡民間拜天告斗脩齋設醮假降邪神妄稱彌勒一切禳修善事扇惑人心者嚴加禁約有犯如律若視為泛常縱容不謹一體治罪于以正人心于以清風俗然朝廷者天下之本欲治其末先正其本臣觀朝廷常祭之外又有釋迦牟尼文佛之祭有三清三境天尊之祭有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有金闕真君之祭有玉闕真君之祭有金闕元君生辰之祭有神父神母之祭宮觀中水

官星君諸天諸帝之號之祀不可枚舉凡此皆異端荒昧之說祀典所不載者也夫人之所戴者一天而已漢儒鄭玄五天六天之說乖繆不經況此黄冠之徒諸天諸君之號豈不尤為妄誕天有二日且不可豈復有如是之多天哉借曰有之不郊而祭則為瀆瀆固不可也如知其無徒然而祭則為妄妄亦不可也昔秦漢四帝五時諸神恠荒惑之禱祀非此類乎如蒙乞勑禮部於諸宫觀寺廟中此等不在祀典非禮之祭逐一查出盡

行罷去又一切逢七逢九之齋清醮火醮之類通行禁止如此則朝廷正而天下無不正矣臣今與祭祀之事故言及此干冒天聽不勝悚懼之至等因具題該通政司官于奉天門奏奉聖旨禮部會官稽詳何神立于何代何神有功于國何神澤及生民如今應否祭祀明白來說欽此欽遵會同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等官張懋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于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

所謂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有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以古定制凡岳鎮海瀆並去前代所封之號止以山水本

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所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其天下神祇無功于民不應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欽此欽遵及大明律內一欵凡私家告天拜斗焚燒夜香燃點天燈褻瀆神明者杖八十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青詞表文及祈禳火灾者同罪還俗又一欵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呪水扶鸞禱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

一切左道亂正之術或藏神像燒香集衆夜聚曉散褫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欽此欽遵其所以拯弊俗于千古垂至戒于萬世至深切矣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途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王以

為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絶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于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捨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奸亦能節省無益之費該部仍通行天下除應祀神祇照舊致祭外其餘無有功德利澤及民及不經奏勘不合祀典者即係淫祠俱各查考盡行革去僧道脩齋設醮師巫假降邪神左道亂正者嚴加禁約敢有故

違依律問罪其在京各宮觀寺廟神祇出處不載于正
經功澤莫稽其顯跡但係非時遣祭者並皆停免中間
有經累朝崇建難于輙廢亦宜釐正其名號減殺其禮
儀庶幾朝廷之上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至于祀
典之存亦足致乎帝舜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
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于治道誠非小補今將查
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乙之神漢亭侯關羽宋丞相文
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各寺宮觀神祇應否致祭緣

由遂一議擬開坐伏乞聖明裁處緣係節該奉欽依禮部會官稽詳明白来說事理未敢擅便定奪謹題請旨

計開釋迦年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輕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為三像而並列之失其指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

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于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

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明之死則明亦人鬼爾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北廷覆亡宗社千載之下可為明戒但緣異端佛老之徒轉相模彷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遞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等節奉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

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今議得齋醮既合停止其前項祭告俱各罷免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謹按彖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樞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坐天子之常居也即其朝廷宫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于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像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

告今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来每歲南郊大祀内壇巳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于異端之宫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恠誕之難也雷聲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王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

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為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徳顯靈宫致祭今議得風雲雷雨皆隂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徳祖宗以来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于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于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有祭告伏乞罷免梓潼帝君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

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没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有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勑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初三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今議得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于蜀廟食其地

於禮為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于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傳會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仍行天下學校如舊有文昌祠者亦合拆毀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于吳之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于靈峯白日上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熈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乙靖應真君子孫歷代

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乙嗣教真人之封秩視二品歲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宫告祭又按宋邵伯温聞見録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受其道者輙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付授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

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爾今議得正月十五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于其家所有前項祭祀伏乞罷免大小青龍之神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来寓西山之屁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来拜於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㬰化二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記其事又别設祠于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二青

龍神國朝宣德中勑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于是加以封號至今春秋時遣順天府官致祭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略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亢旱累累祭告祈禱杳無應驗則此亦非蝓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息無足崇也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

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龍之怪誕正此類也所有前項春秋祭告之禮伏乞罷免東嶽泰山之神謹按圖誌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黄帝以来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

門外亦有東嶽廟實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鎮嶽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祀之禮所有前項祭告稽之祀典煩瀆無據合當罷免北極佑聖真君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盖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

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劒入武當山修煉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此則道家傅會之說殊為誕妄耳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

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起自藩邸以神有顯相又于京城艮隅并武當山各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屢遣內官陳善賫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援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聖聽糜費內帑下則搔擾道路害

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曰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奸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今議得神既有功于國則累朝崇奉之禮固不可廢但本以一神而一歲之間兩京俱有春秋之祭京師復有朔望等祭過于煩凟合照南京洪武年間以来事例以每年三月三日九月初九日各用素修遣太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禮並行停止其武當山神像之類頻年賫送不無

太繁況已有內外官員領勅在彼一應供奉之物自合責令各官嚴加整辦所有襄陽府縣三年一次額辦給散道士闊白綿布二千四百疋闊白苧布二千四百疋祀神油蠟香炷三萬七千二百八十四斤雖稱送日久皆係王稅所出即今民力憊敝亦宜量為裁減合行湖廣巡撫巡按官員徑自酌量奏請定奪今後差遣內官鑄送神像等事並乞一例禁革庶幾神祀不替而國用少節矣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

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于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于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

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綉所費不貲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傅會之説淺謬如此本無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玒顧綸之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㑋誕可知但經累朝

創建一時難便廢毀所有前項祭告之禮俱各罷免其四時袍服宜令本宮住持并庫役人等於每年應換之日仍會同道録司掌印官照舊依期更換如法收貯不必焚化永為定例仍乞勅内府各衙門以後袍服等件不必再行製造如此則國用不至于妄費而邪術亦可以少貶矣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謹按大明一統志福建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帝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温子曰知

証封江王知誥封饒王甞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
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御製碑文云太宗文皇帝臨
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弗豫百藥罔効或有言神靈驗
者禱之輙應脫然平復于是大新閩地廟宇命有司春
秋祭歲易時衣給户洒掃又于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
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
君賜額名洪恩靈濟宫正統初年重新宫宇進號金闕
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

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髙明上帝仲曰九天金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静上帝邇年以来每月朔望并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黄紗羅紵絲衣服其黄服五年一次更换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换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于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太

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有前項數次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兄弟並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至於袍服等件在京更換焚化其費已為不貲又每每差遣內官前往福建賫送道路騷擾虐害人民不可勝言今議得廟之創置既始于閩則神如有靈固當往來于閩所有福建舊廟祭祀宜仍其舊其京師聖節并朔望等項祭祀及時食獻新俱乞罷免若以有廟無祭

為嫌則于二真誕辰各遣本宮住持致祭一次仍乞革去帝號照依永樂年間加封事例止稱真君冠袍仍用本等服色在京者聽令本宮住持廟户人等于每年應換之日會同道錄司掌印官依期更換如法取貯不必焚化直待敝壞之日方許奏請更製將不堪者照舊焚化其在福建者亦同此例但遇有敝壞者聽令布政司督屬就彼處置修理以後再不差人前去永為定例所有見在平天冠明黄袍責付本宮庫内收貯仍行内府

各該衙門無得再行製造如此既不失報功之典而祀禮亦不至於煩瀆矣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徐二真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懿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靜仙妃繼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

神主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節靜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母顯佑元君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而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今議得神父徐温乃五代時吴國之時專權弑主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有名號乞照永樂年間初封者為正以後增加及一切祭祀俱各革罷京都城隍

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葢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捍衛百官萬姓其所係甚重其為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廟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及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

謬妄況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此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所據前項祭告煩瀆無據俱各罷免前件奏奉聖旨是脩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廟真武廟城隍廟靈濟宫金闕玉闕祭祀俱照舊二徐真君并其父母妻只仍舊封號上帝等號俱革去冠袍等件該衙門換回焚毀今後福建該用冠袍六年差官一換其餘釋迦三清北極雷聲梓潼祖師青龍崇恩隆恩神父聖母二妃都准擬行欽此

内外羣祀之禮　丘濬

臣按祭法言聖王制祭祀之禮其常典所當祀者有五焉其下復歴叙自古君臣有道功庸者以實之凡十有四為君者八人為臣者六人後世廟祀前代帝王而以其功臣從享者其原蓋出于此本朝洪武初建帝王廟于南京雞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髙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所祀止及一統之世創業之君其與前代泛及無統者異矣又詔以歴代名臣從祀帝

王廟乃以風后力牧臯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説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叅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浚穆呼哩博勒呼博爾濟齊拉袞巴延凡三十有七人是皆前代之君臣同德始終一心者然其中或有不祀其君而祀其臣者蓋惟取其純德鉅功位列而通祀之非若前代隨其君而各以其臣配其食也臣愚竊以為昔者建都南京歷代帝王廟

因在于彼今郊廟既立于此則帝王廟亦當從之而北焉議禮之事非臣下所當及者謹述所見如此或有謂元世祖無功于中國而其臣木華黎輩亦皆為中國害者不祀亦可

國家常祀之禮 丘濬

臣按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歳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接畋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

晉以後皆舉其禮古者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于農事者也後世所祀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于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缺焉蓋此祭也與籍田相為始終當夫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農于春而以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夫百穀告成之後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于冬而以勞来農民以報其勤動之若是固舉先王莫大之禮是亦廣聖君莫大之恩倘不棄愚言復

行盛禮則幽明人鬼皆蒙其休

題扶正抑邪以崇祀典事 王洧

臣等竊惟太常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祀即有虞所謂秩宗成周所謂宗伯其任大其責重職為第一清選非學冠儒林藝通禮樂而老成清慎者不足以居之近者太常寺缺少卿該吏部照例推舉得丁憂起復原任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王佐及丁憂扣該服滿太僕寺少卿儲巏俱各堪任奉聖旨另推兩員來看該吏部再推

得通政司左參議陳鼒工部營繕司李堂俱各堪任奉
聖旨太常寺堂上官内推兩員来看欽此欽遵綸音屢
降物議沸騰咸以王佐列銜太常清慎素著少卿舊職
實為攸宜其儲巏陳鼒李堂又皆發身科第學行亦優
擇而取之亦無不可今不于此簡用而必于堂上推舉
竊見今太常寺堂上官正途者少雜流者多互為援引
各騁其說其不為紫之奪朱鄭之亂雅者幾希傳曰太
常實禮樂之司非儒者弗履況寺丞趙繼宗等黄冠羽

服道家者流背棄天常虧損名教置此清選實有未宜于郊祀大典豈知損益縱使音律諳通儀文習熟則亦樂工舞師協律賛禮之末技耳何以統和神人典司禮樂而當此夷夔之重任哉伏望崇重儒術扶持正道乞將所推少卿缺員仍於儒臣內簡命一員以充其任不勝惓惓激切之至正學類編

名臣經濟録卷二十九

名臣經濟錄卷三十

明　黄訓　編

禮部祠祭下

孔子封王辯　吴沉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没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

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吾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于名正乎于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稱者矣麟經之筆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乎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

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曰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師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于當時而其教實垂于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為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即君也二帝三王盡

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
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于天子無北面所以
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以稱師者習俗之見也考
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
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
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
則知以無實之謚加于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
論每病于狗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

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恠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此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己也若吾之説則雖得罪于天下不恨也懼得罪于聖人而已曰請問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論尊孔子帝號 楊守陳

時有言者請尊孔子以帝號而加籩豆舞佾以稱其袞

冕一如天子制有司沮之乃遷其說謂不加帝號猶可
而籩豆舞佾在所必加朝廷從之加籩豆十二舞佾八
此固追崇先聖之盛典矣然猶未臻于極焉孔子道德
教化之盛賢于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以至于今一人
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稱為先師固當
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焉夫禮因人情以
義起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
子之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況

孔子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近世人君師孔子而追王之固禮也而未為之至者古之皇帝王皆因時建號非有等差自秦始稱皇帝而後世有天下者無不稱帝其祖父雖編氓伍卒亦追帝之而族屬功臣則皆封之為王于是帝為君號王為臣爵懸絶矣君于臣禮當其為師則不臣也況異代之聖師而可臣耶王孔子而不帝是猶臣之也其可乎必帝之乃見不臣之禮而為尊崇之典之極焉在宋真宗已欲帝之矣其

下不能將順而沮之謂孔子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夫謂之周陪臣則雖公之與魯公班且不可況王之與周埒乎既王之則固謂其為萬世之聖師而不以周之陪臣視之矣于周何預而不當帝耶故先儒羅從彥謂可加以帝號而褒崇之誠百世不易之至論也今言者遷就有司之說謂孔子周人當用周制王乃天王之王非國王之王故不帝猶可在後世則帝之與王猶天澤之不可混猶冠履之不可殽矣尚可以周制

論哉尊異代之聖師而用當代之臣爵曰此天王也彼
國王也則亦非正名別嫌之禮矣孰若初說帝號之為
確乎我太祖高皇帝之定祀禮也凡岳鎮海瀆皆革去
舊制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若所謂東岳泰山之神是
巳至于忠臣烈士亦止稱當時爵號而革去後世之封
若所謂吳泰伯之神是巳獨孔子善明先王之道為天
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比故不稱魯大
司寇而仍舊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其尊崇之意極至而

無以加矣但當時未有援宋真宗羅從彥告者故未及
帝之耳今有司沮言者廼謂舊制而不肯更夫以太祖
尊崇聖師之心如彼其至苟聞今議有不幡然更耶彼
有司于異端與他政弗能一一遵舊制也而此獨曰舊
制豈舊制果不敢更耶又謂孔子之道惟在君臣身體
而力行之謚號器數皆不足較夫道在身體力行是矣
餘亦安可置之如彼其說則明王但奉天道繩祖武足
矣而又尊稱上帝追王先公制為郊社禘嘗之禮樂皆

必極其至而足為萬世式者何耶有司之議過矣然自漢以至于今儒之僻陋者豈獨不欲帝吾聖師雖公之王之謚加數字天子拜之郡縣祀之冕服籩豆舞佾如天子制皆謂不可甚而謂獻官以皇帝遣而北面揖其禮太重請改東面此豈特不知禮而已葢亦無是非之心者也然人心之天理自久而明萬世之公論卒定于一故既王之又累字謚之天子北面拜之郡縣通祀之而全用天子之禮樂矣獨帝號未加尚為闕典今若不

加後世亦必有加之者聖皇良弼豈容有缺典待後世哉行將舉此至極之盛典超百王而憲萬世也歟鏡川文集

孔子廟祀議 宋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于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于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于阼階東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

位也卒胥祝盥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户内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户内拜妥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載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于南面而行禮者于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

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蕝無有設像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于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于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摶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盖求神于陰陽也今用薰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九

郊廟祭享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
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
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
以為樂祖祭于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髙堂生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
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
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后夔伯夷
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

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豈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顔田曽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于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于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顔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顔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悪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

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負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

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輕重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惲其煩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

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者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褻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吏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宗神農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傅説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

其為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于毉師太公不辱于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潛溪集

吳文正公祀議 楊士奇

欽奉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

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吴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葢澄自十歲得宋朱熹所註大學讀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于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人欲長天理克已悔過矯輕警惰顔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闗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

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家所以啓大道之堂奥開来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獘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觧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于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盖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于元衰之際當時已

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頹未及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米錄以惠學者蓋澄學問之功朱熹以来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若升澄從祀孔子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之盛典謹具奏聞伏候勅旨東里文集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況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之則其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然而已必得文與行兼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顧歆將使典模範者

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人心不淑通于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係豈特一時一方之可比哉邇者言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者相持悍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妄為異同謹畫一條陳上瀆聖覽伏乞皇上丕顯文謨主張斯道仍下禮部通行集議采而行之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遵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益人心得趨向之公

其于治道未為無補謹具奏聞

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為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併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釐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鄧隲之召為秘書歷官南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徒

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偹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黄金可成鑄作不騐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隂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郎不偹

小節專一附會圖讖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于孝經論語蓋淫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毁武于朝及子賓客為盜繫獄而武平心決之得不死則又造謝不慙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贓吏子為賊徒可

為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當是時昭簒魏之
勢已成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領軍乃坐觀成
敗及毋丘儉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
惡若好人佞己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
氏經傳集觧其大節亦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
洛中貴要紿人曰懼其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吴之
際因斫癭之譏盡殺江陵之人以吏則不廉以將則
不義凡此諸人其于名教得罪非小而議者謂能守

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之于春秋伏勝孔安國之于書毛萇之于詩高堂生之于儀禮后蒼之于禮記杜子春之于周禮可以當之葢秦火之後惟易以卜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此九人所傳者耳況其書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後易用程

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春秋用胡氏又何取于漢魏以来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于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怪妄之迹將自甘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言者矣至于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

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来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褫爵罷祀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蒼在漢初説禮數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傳于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

一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顔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

書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畫又多蘧瑗林放申棖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注疏申棖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臨川侯在西廡重復無稽一至于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蟊螣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

記邢昺註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其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

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揚雄進

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
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況揚雄實相伯仲而況以性
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
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揚雄過少之說今
言者欲併黜況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
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
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經而
不得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

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于河汾師道之立出于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

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述著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氏之說程子看詳學記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徳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于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

于尊賢之堂其沒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宣聖之廟其為缺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鄉先生沒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于學宫㝡得禮意

一自唐宋以来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

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于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諸賢于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

縣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
臣愚乞下有司于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别立一
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顔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
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
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
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
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于屬掾之
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韋齋先生

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没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己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弘治元年八月初三日奉聖旨這本禮部照例會官議欽此

龜山先生從祀議　程敏政

翰林院為崇祀典以重道學事該禮部手本開送國子監博士楊廷用奏前事要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浙江紹興府知府彭誼亦要將楊時從祀及福建將樂縣歲貢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與從祀而楊時獨不得與近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亦以為言可見後學之心皆有未安已經行移翰林院議擬定奪外合依照例用手本行請本院查照議擬徑自

具奏等因謹按諸儒從祀于孔門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録所載龜山楊氏行狀墓誌等文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固温然無疾言遽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為豫章羅氏再傳為延平李氏

以授朱子號為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闡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軻而頒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廁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蠱學者之心術又

請罷綱運以收人心斥和議以張國勢竄權臣以正邦憲培主德以崇治本竑議讜言雖不盡用然使天下之人知邪說之當息詖行之當距淫詞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惟胡文定公之言最公曰當時若聽用決須救得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焉能浼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之餘指示學者以大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

受而朱子得聞其指訣則見于何鎬之書朱子于理一分殊之論稱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于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二十一年因杭州路照磨胡瑜建言巳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西山真氏俱各封爵列從祀以世變不及遍行天下此殆近于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于龜山若文定私淑于龜山若

朱張咸在侑食而近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遠私淑于朱子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傳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開来抑邪與正者反不預焉揆之人心誠為缺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實伸弟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言謹議

釋奠先師之禮　丘濬

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

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顔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肥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聖祖毅然的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

華嗚呼盛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為師生瞻仰之所而
天子視學實于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
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
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于下而臣坐
于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
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若謂既已摶土為
之事之以為聖賢一旦毀之以為泥滓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

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小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肖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上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于勞民無俟改革惟天子臨視所乞如聖祖之制以革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宋訥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

惟我聖祖有大功于世教十數此其一也發揚祖宗之功烈亦聖子神孫繼述之大者

正旦日食對　楊士奇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鴻臚寺奏習正旦賀儀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百官奏賀可行乎尚書呂震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免賀為當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黄淮楊榮金幼孜皆未有對臣士奇對曰日

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朝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從弼曰萬一契丹行之為中國羞後有自契丹回者言彼是日罷宴仁宗深悔令免賀誠當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節鈔上于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苟徇人言大率類此

歴象之法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

歷隨時脩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来歷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歷法以元至元辛巳為歷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歷法推之得三億七十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五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今年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歷元推演得授時歷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

授時歴氣准分五十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百七十五分授時歴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歴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巳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歴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歴者國家之大事所以厯在躬之數承工天

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歴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舛伏惟聖明留神聽察臣于歴數之學素無師傳謹述經史所載言及歴象之理者以為明時獻若夫推步占驗之法具見諸書者玆不復贅

論正統己巳歴　岳正

予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覲其書書二至之

晷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恠其故退而求古諸家厯法無有也先生時為五官司厯予雅相知者主事君又同進士因以所私問之先生曰子以為何如予曰天行最健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厯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

南至牽牛得四十刻為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井得六十刻為日長春秋分則行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為晝夜均均者各五十刻也其法常死死者必不可易而活者不能不變故古以歷名家者必以其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死者得其所矣有如今歷也者無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先生曰如子言誠然予曰若然者先生將居其職而不預其事耶先生掀髯笑曰能者不必用用者不必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歷者聖

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揆之能無揺其支乎予始悟當時用事者方赫赫必以先生為忌已而果有土木之變益以服先生之高識矣

奏改歴元事宜　鄭善夫

奏為嵗差事照得正徳十三年五月朔日食起復時刻不合數多該欽天監中官周濂等奏驗交食以改歴元本部議得今後日月交食本監官仍依古法推步如或未當暫免參究即于官生内精選數人同周濂等講究

新法彼此參驗等因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肴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杪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歷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鮮克于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七十五年

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歴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歴似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歳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一日分加于四期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五杪一朔

虛四百四十一畫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是四百四十一畫前後為朓朒只在一畫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盖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為月體所掩而食盖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

虧是故食之時刻分杪必須擄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歴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間遂至食既其時刻分杪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歴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于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筭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于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来皆設筭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

儒皆為筭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
元每得其人我朝筭法既廢而户部考校數歳限取數
人又止于筭錢穀户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
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寔少必須理明然
後數精方今海内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
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歳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
未来庶幾歴元可更也近訪得養病南京兵科給事中
樂頀主事華湘開州判官余珊南京國子監生蔡於穀

杭州處士孫一元此數人者聰敏静深頗明理數之學而精于九章之法者乞勅該部照依太常少卿童軒事例于本職上超加職銜其監生處士量加官爵使觀秘書與周濂等講究叅驗數年然後責成其效于改造歴法庶克有濟為此具本親賫奏聞

讀元史歴志 楊廉

前代之歴唐虞三代無可攷自漢至元凡四十餘歴漢興四百餘年更三造歴唐興三百餘年更七造歴宋

興三百餘年更十八造歷本朝大統歷采用元授時歷自洪武至今百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歷真可以行之永久矣授時歷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歷數既精明歷理又精恐古今之歷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最為簡易瓊臺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之言謂授時歷元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攷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歷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今去統時年遠數多所

差益甚是亦泛論焉耳歴法躔度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請贈謚黄福 楊士奇

少保户部尚書黄福喪禮傳奉聖旨行移本院撰述祭文欽此臣等伏惟皇上臨御以来禮待臣下悉出于厚今福蒙賜祭塋葬光榮甚盛存没感戴矣臣等竊思黄福洪武年間自衛幕官因言事太祖皇帝深見嘉奬超陞工部侍郎太宗皇帝初登大位即陞工部尚書後建

北京新設刑部命為刑部尚書及平定交趾初設布政司按察司乃命黄福仍尚書之職前往交阯撫綏其民布政按察二司印信並付福掌管一切公務皆總于福福在交阯十有餘年處事甚得人心仁宗皇帝監國備知其賢即位之初特遣人賫勑召還命兼詹事輔導儲君宣宗皇帝即位念南京重地以福老臣命于南京户部管事皇上嗣位之初陞福少保令參賛機務中外之人皆忻悦朝廷用人之當福感戴聖恩與襄城伯李隆

同心協力以副委任葢福為人廉潔正直剛果無私且明識大體身雖老病念念在公官雖貴顯不營私蓄四十年来大臣之中正色居官少見其比今蒙聖恩固已深厚但臣等欲望天恩賜謚一字及贈一官用褒賢良用埀勸勵葢自古治平之朝及祖宗之世皆用此典臣等所目見者太宗皇帝于太子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皆賜謚贈官仁宗皇帝登極贈謚尤多尚書侍郎下至少卿少詹事賛善院判之賢且良者皆得蒙恩今黄

福比前之得贈謚者歴官尤久効勞尤多操節之正始終一致伏望天恩特命該部依先朝例賜謚贈官庶使在位臣僚觀感興起臣等非敢私于黄福但欲國家典禮施之公當謹陳愚見伏惟聖裁

題表勵忠賢事 姚夔

近該翰林院遞揭帖欽賜少保兼户部尚書黄福追封特進榮禄大夫太保謚號忠宣命下之日人皆翕然稱慶以為公論皇上勸賢勵忠之意至矣及照得户部尚

書王佐兵部尚書鄺埜正統年間俱隨駕廵北征進陣
亡後蒙朝廷追贈王佐少保兼戶部尚書追贈鄺埜少
保兼兵部尚書者得王佐為人操存正大經略弘遠鄺
埜為人存心端介處事嚴謹二人者歷事累朝偉然一
代名臣而皆沒于王事始終一節夷險不變若不明章
彛典加之謚號無以激勸忠賢而示將來合無照黃福
事例行翰林院斟酌二人行實定擬謚號奏請頒賜庶
可以慰死者于地下勵生者于方來其于風教不為小

補緣係表勵忠賢事理未敢擅便成化二年九月初八日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行該翰林院遞出揭帖欽賜追贈少保兼户部尚書王佐謚忠簡少保兼兵部尚書鄺埜謚忠肅 姚文敏集

題封謚事 姚夔

近該本部以已故少保黃福尚書王佐鄺埜生平行實奏請欽蒙聖恩追封賜謚報功昭德允協輿情今再照得已故工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高穀

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院學士日侍英廟經筵入内閣輔政孜孜為國恪持公論景泰間先帝北廵力主遣使迎鑾之議及其還駕獨建備禮郊迎之策忠愛之誠人所難及天順初以老疾乞歸田里遂卒于家進退有道始終不渝贈謚未加誠為缺典合無照依前例行移翰林院參酌本官行實定擬封謚奏請須賜庶可表勵臣節以示後来縁係封謚事理未敢擅便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賜謚文義　姚文敏集

題乞恩褒異舊臣事　林俊

據江西建昌府申據廣昌縣報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本縣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病故肴得本官敭歷中外全德始終致仕十有餘年足跡不入城府聲色貨利素不嬰心著書立言老尤造妙誠為中朝耆望名世碩臣本官與刑部尚書彭韶吏部侍郎葉盛人望相同合申乞照彭韶贈太子少保葉盛謚文莊事例奏請贈謚及賜祭葬以快人心等因到臣行間又據江西布

政司呈前事查得何喬新妻夫人吴氏先于本年二月内病故已經奏差進士林魁督造墳塋本官丁憂田家守制行委該府同知沈景督造外臣聞何喬新與彭韶先為刑部屬官並負盛名積官俱至刑部尚書彭韶忠亮懿淳何喬新貞方恭慎又各儒術精究吏事熟諳得古人之深以同任天下之重當時言完德純名文學政事節概皆屬心焉及位序已極請老歸榮識者尤以不盡用為歎疏起者再四彭韶没有贈謚仰惟我聖天子

優異名德盛心然彭韶學有經緯道適中和危言峻行
廉問貞風則有也忠與節與恪與清與憲則又有也其
視葉盛學行同而事功過之葉盛得謚文莊彭韶宜無
靳況追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吴訥謚文恪南京吏部
尚書魏驥謚文靖彭韶寔足並美嗣休又宋臣歐陽修
謚文忠范仲淹謚文正論者謂彭韶正色立朝先憂為
國生今之世無愧古人沒而易名宜亦近之不知定議
之時何取恵安之義捨大錄細不類其人不足服中外

之心為後世史書之信今何喬新之卒該府無舉彭韶
官階葉盛文莊事例為言似亦未慊彭韶之謚而欲求
畀何喬新以文者或疑彭韶何喬新非出翰林不得謚
文不知謚以責名實公是非聖君賢相所以右人文昭
信史而風動士夫者端亦藉是況吳訥葉盛魏驥近事
甚明而李時勉先謚文毅曹鼐謚文襄王英謚文安後
各謚文忠著例歷歷可舉者哉此臣所以不揆狂昧特
為申請伏望陛下褒崇舊德特隆何喬新贈𦵏開壙之

典仍勑翰林院叅詳臣奏揆以公議將彭韶再議與何
喬新果合文正忠獻貞宣恭肅憲恪謚法具議上請聖
裁易去彭韶惠安舊謚庶名實允符臣工胥勸緣係褒
異舊臣及改謚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謹題請旨

慎重恩典以杜濫請疏

先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應鵬等題稱看得巡按福
建監察御史蘇信奏勘過已故左布政使查約右叅議
楊瑀都指揮僉事王翺經歷周煥各將前項被殺事情

委可矜憫乞要褒録一節相應議處以昭激勸等因奉
聖旨禮部詳議了來説欽此又該禮科給事中薛宗鎧
題為明賞罰以定國是奉聖旨這本説的是禮部看了
來説欽此欽遵臣等看得人臣之死事變以節義為難
朝廷之加恤恩以功德為重故士貴處死古人有泰山
鴻毛之喻所以于國家死難之臣必責以義理之正有
關激勸而後褒崇之典行焉上不濫予下不虛冒庶幾
名實相副足以風勵海内禮典所在關係匪輕今照左

布政使查約右叅議楊瑀都指揮僉事王翺經歷周焕

偶以公事會集適遭重囚反獄挺兵突至事出倉卒横

罹鋒刄死極慘毒委可哀憫但臣等切詳前項罪囚反

獄弄兵自求脱命乘勢肆毒何暇擇人而查約等適相

遭值變出不虞遁身無從駢首遇害此與孫燧許逵等

抗節不屈以身殉國周憲等臨陣奮勇以死勤事者大

有不同所據乞要比照孫燧等死節恩典事例一體褒録

臣等輒難輕議今給事中薛宗鎧具奏前因盖本官彼

時居閩屬邑中間事體顛末聞見尤真無非公是非慎賞罰之意與本部查議相同今該廵按福建監察御史蘇信查勘各官被殺事情及該院覆題前因委的詞多文飾義涉牽附殊非公論惟是各官不得其死原情雖足哀矜然死無裨于公安所議其褒録況先年已經奉有欽依量賜各官營葬卹典所加已足酬死所據該院請乞表彰褒録俱難准行且各該地方官員平時不能禁奸倉卒不能禦亂以致方面守臣分閫帥職當白晝

大逵之中憲司公署之地以數葦么麽囹圄之羈因揲
及一呼隷卒潰散衣冠竄走肝腦塗地為國大辱漸不
可長而當事執法之臣不能彰明憲典以正生者之罪
誠有如給事中薛宗鎧所論者但查得前事先年已經
都察院行勘參提奉有欽依各該失事官員俱已罰治
外事屬已往亦難再議但再看得給事中薛宗鎧奏內
所言罪囚林汝美等應決而久不決不錮之臬司而置
之于縣獄往来易通之地是示之以無生之路而與之

以可乘之機此實本官嘗為有司目擊時與反獄殺官之禍本原在此蓋在外衙門問刑不審輕易入人死罪往往獄成而事在矜疑以致難于處決後官拘于成案避嫌畏事莫肯平反以致重囚淹禁經年老于囹圄及在外各按察司官往往移囚府縣以預防反獄之事罪不及己殊不計州縣衙門獄户垣墉卑隘監守人卒寡少易于反獄而按察司在省城之中狴犴牢固可以防禦今欲覬免已之罪而不顧貽地方之禍是何心哉合候命下

移咨都察院通行天下今後凡係死罪重囚俱觧按察司監錮不許寄監府縣如係應禁按察司罪囚而移監府州縣反獄者罪坐按察司掌印及該道分廵官如係應决罪囚不决而淹禁反獄者罪坐本年廵按御史著為定例則反獄之禍可弭而地方不致有他變矣

舉贈謚以勸忠　丘濬

臣按先正有言國家所以馭臣下者不過禍福榮辱而已為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

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不可得也如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禄位死則盜其榮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臧否顛倒不可復振其為害可勝道哉臣惟生者之禍福出于一時蒙蔽衆論之不公人衆者勝天固可僥倖而茍免然而事久則論定天定則勝人至于蓋棺事則定矣然猶以偏愛之心持不公之論以愚而為賢當辱而反榮是終無天道矣是以三代明王立為謚法以為死後榮辱之典善者予之以美謚惡者予之以惡謚

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而世之昏君僻臣乃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之公非惟得罪于世教而實得罪于天帝也三代以前君之謚則請命于天臣之謚則請命于君天不言而人代之言人代天言而反天之道天必殛之君不足定而俾臣代之臣承君命而負君之托逆天之理違國之法雖一時逭于人刑其如天道何唐宋議謚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應得謚者考其行狀撰定謚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雖設太常博

士而不掌謚議洪武初惟武臣有謚至永樂中文臣始得謚蓋自姚廣孝胡廣始也自後文臣亦多有之然我朝之謚皆出恩賜然臣竊以為九重之上于臣下之賢否未易盡知請自今以後有應得謚者未賜之先先下攸司俾其考訂以聞然後從中賜下如此則得之者以為榮不當得者不因其親故之囑託其當得者不為朋黨之掩蔽國家激勵臣子之大端有在于是其為世教之助夫豈細哉

論謚法

張志淳

周制謚而王秦廢謚而亡此不待辨説而見然自漢以下周之制雖存而畢盡其義者亦鮮矣我高皇帝跡行定謚至謂不容私諸子而謚以荒成周制謚之義于斯為盡文皇帝表章性理以謚法係諸治道且歷載宋儒之論殆以是夫然以今考之古之用謚美惡並也近專美而無惡豈人皆賢而惡謚無所于加抑亦惡不復謚而謚者得以掠美也竊惑之往居京師得古謚及蘇氏

所言與我朝文武大臣之謚因録以歸而悪者亦未之見竊意周公以賞罰惟一時而欲久以美悪之謚其用殆要于命討其公殆不容于私諸君父固不第有美而無悪也或乃謂予曰豈惟兹哉先年大臣謚文者以行不以官近惟官翰林者謚文而餘多寢不知此亦周公之法否也予未及對則又曰晉唐以下博士行不應謚者可復乎吾益無以對則撫卷而識其説侍御張君鳳舉見而閲之謂可并刻以質諸天下之士遂不敢避易

其說意或居廟堂而思用周公之道者之所欲觀也 正學類編

題災異事

臣等竊惟聖上嗣守祖宗大業十有三年夙夜憂勤圖惟治理天下之人無不感仰聖德視前代嗣統之君遠過萬萬是宜天道協和雨暘時若休徵畢應而妖孽不作也夫何近年以来災變實多去歲宮門大災秋大雨水一冬無雪今春嚴寒河氷重結郊祀之祭大風怒號

二月朔望日月連蝕南京地震陜西天鳴即日又有妖物害人之異此皆陰盛陽微非常之變也夫天道不遠感召在人觀此則今日人事之不修德政之有虧軍民之怨困莫伸國家之事變叵測不卜可知此誠皇上側身脩行之時所宜深省遠慮以安宗社為念增脩德政講求得失疏遠私昵節省冗費以回天意可也臣等又惟應天以實不以文事神以誠不以偽祖宗創為郊祀之禮每年一次舉行極為慎重邇者傳聞皇上推廣敬

天之心又于宮北建祠奉祀玉皇取郊祀所用祭服祭器樂舞之具依式製造并新編樂章命内臣習之欲于道家神降之日舉行祀禮臣等竊詳皇上為此非有他故無非上為母后祝釐下為生民祈福用圖保安宗社于萬萬年之久聖心誠敬人所共知但稽之于古未為合禮昔傅說之告高宗曰瀆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釋之者曰祭不欲瀆瀆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神明之道也况天者至尊無對

尤非其他神明可比事之之禮宜簡而不宜繁可敬而不可瀆今乃别立玉皇之祠并用南郊禮樂則是相去一月之間連行三祭未免人心懈怠誠意不專且郊祀所用執事并樂舞生皆神樂觀道士為之其離俗出塵清心寡慾但係刑喪疾病之人一切不預祖宗制禮葢有深意存焉皇上為天之子其于事天之禮豈可不斟酌典故而致有纎毫之不謹乎臣等伏望聖明將前項神祠停罷神像送宫觀侍奉祭服祭器樂舞之具送太

常寺收貯凡內庭一應齋醮之事悉行停止今後聖節等項修齋悉照舊例施行勿為褻瀆庶幾天心照鑒可以變災而為祥轉禍而為福宗社萬萬年無疆之慶端在于此臣等無任區區犬馬圖報之至謹昧死具題以聞伏候勅旨

奏止齋醮進香疏　張寧

臣聞釋道之教邃古所無下至漢唐其法寖盛然三代君王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亂相仍年祚少永佛老無

補視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體國立法脩政建事無非為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五者順序百慶以寧是以聖人之道始于有為而終于無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為而強于無為遂欲去君臣廢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假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育頓絶不過百年人類盡矣雖有事物將誰用之歴代英君誼辟有見于此非不欲深悪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以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于人可

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之外一術耳豈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皇上曩在清宮繼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于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奉屢旨不許增脩寺觀乞請額名上書言事者又每以濫度吽化不便為詞多被奬納傳之將来固當永遠無弊矣邇者恭遇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見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

悦聖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賛至情上綏懿祉則心誠道德允合舊章而禮部尚書姚夔等乃于各衙門斂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于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脩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慾願天心之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未聞有以禱

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永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
當為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于佛老之神相率
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祝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
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于異端孟子之于楊墨韓
愈歐陽脩諸儒之于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故
詞而闢之論而排之今若此其流不止于惑與誣矣通
朝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于充塞矣學聖賢之學者
既不能闢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

哉伏惟英宗睿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屬有足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葢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于君猶子之于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户為此倔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于經筵聖學不無畧有所干其于進講儒

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皇上法古昔聖賢正常道之心監大學衍義明道術之語乞勑禮部及文武衙門今後凡遇慶賀日期等項不許擅備炷香于寺觀行禮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臣等待罪言官不敢緘默誠惶誠懼謹題以聞方洲集

題停齋醮疏

臣某等謹題為慎選左右速停齋醮以光聖德事竊惟人君一身天下根本欲令出入起居事事盡善惟左右

前後皆用正人日聞正言日行正道則奸佞之徒不須斥逐自然遠去異端邪妄之說何從而生臣等先于正德十六年四月初間已嘗具啟請于昭聖慈壽皇太后乞命司禮監官將尚冠尚衣四執事及膳房茶房殿內答應掌宮侍衛牌子等項人員逐一預選老成厚重慎密小心之人以待陛下任使其曾經先朝隨侍壞事人員不許濫與即蒙懿旨施行暨陛下登極之初臣等又嘗極言異端邪說瀆經亂倫傷風敗俗亟宜痛絕又條

奏慎始脩德十二事寫成牌匾懸置殿壁其一事謂齋醮禳禱必須豫絶其端不可輕信不意近来無故不時修設齋醮恩寵賞賚過于尋常遠近傳聞莫不驚駭推求其故皆因先年壞事之徒各名下掌家管家等項人員計引番漢僧道人等巧言誑惑以致陛下不察誤蒙信用各該名下人員從来壞事非止一端至于今日猶以齋醮一事試探聖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邪說誑惑時俗假此名目以為衣食之計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

雖不同其實同一虛誕誣罔聖王之所必禁在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纍繫金國廟社丘墟生靈塗炭求福未得反以名禍史冊所載其跡甚明若使二君當時左右隨侍皆得正人何至受禍如此哉二君且未暇詳論只如近日劉瑾建玄明宮錢寧建石經山祠張雄建大慧寺張銳建壽昌寺于經建碧雲寺張忠建隆恩宮所費金銀不可勝計其心本欲求福也然皆身被誅竄家底敗亾略不蒙佛與

天尊之庇佑由此觀之則不足信也明矣夫何謊邪小
人公肆眩惑不遵祖宗法度不畏天下議論至使宮闈
之内脩建齋醮屈萬乘之尊親涖壇場上惑宸聰下誑
愚俗以為福田可種利益可求災患可除祥瑞可致不
知年来遠近亢旱風霾變災彼何不誦一經念一呪以
消弭之乎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流賊往来焚刼殺戮彼
何不驅神兵役鬼将以掃平之乎陛下試以此驅之則
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況陛下親涖壇場行香拜籙亦

甚勞矣何不移之以御講筵脩設齋醮糜費財粮亦甚多矣何不移之賙窮困正道異端不容並立心既係于彼則必不係于此邪說既入則聖賢之經訓自疎播之天下傳之後世其為陛下聖德之累不小非止虧損聖治耗蠹民財而已臣等職在輔導培養君德分所當然第以積誠未至言雖諄諄未嘗嘉納今不得已形之章奏揚言于廷以為不如是則不足以聳動天聽故不避干犯率爾上塵伏望聖明亟納臣等所言特命司禮監

官將前項有名蠱惑誘引人員逐一查出先將首惡從
重究治其餘夤緣阿附者盡數斥逐不使仍前隨侍再
命禮部查訪在內在外寺觀同惡相濟表裡售奸僧道
一體治罪又命光祿寺備查近來每次齋醮取用過米
麪蔬果等數又命內庫查報各該人員賞過襯施銀兩
等物各開數目進呈究問追奪以杜冒濫更乞大施乾
斷于凡無益齋醮一切停免惟日以敬天法祖修德保
身為先務則聖治益隆聖壽自延聖德愈光所以綿國

祚于千萬年而無疆者端有在是矣臣等不勝忠懇仰
望之至謹題請旨

題照例查處給度事　倪岳

祠祭清吏司案呈卷查弘治元年閏正月内該都察院
左都御史馬文升題為振肅風紀裨益治道事奉聖旨
這本所言多切時弊該衙門便看了来說欽此欽遵内
一件清僧道以杜游食竊惟我朝定制每府僧道各不過
四十名每州不過三十名每縣不過二十名今天下一

百四十七府二百七十七州一千一百四十五縣共該額設三萬七千九十名成化十二年度僧一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以前各年所度僧道不下二十萬共計五十餘萬以一僧一道一年食米六石論之共該米三百六十萬餘可勾京師一年歲用之數況有不耕而食不蠶而衣且又不當本等差役可謂食之衆而爲之不舒矣其軍民壯丁私自披剃而隱于寺觀者不知其幾何民食不足府藏之空職此之由若不通查僧

道之數以示再度之禁則游食之徒何有紀極如蒙乞
勑禮部通查天下并在京寺觀共若干處僧道共若干
名如果數多既已闕有度牒難以追奪明白具奏不許
額外再度僧道直至額數不足之時方許各該有司具
結照數起送關給度牒敢有無故再言度僧許六科
十三道官糾劾拏問等因前件本部查得永樂十六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節該欽奉太宗皇帝聖旨今後為僧
道的府不過四十名州不過三十名縣不過二十名額

外不許濫收欽此欽遵續于天順二年五月十五日節
該欽奉英宗皇帝聖旨今後有願為僧者務從有司取
勘户内三丁以上年十五以下方許出家如額外有缺許
照正統十四年榜例保送赴部考通經典然後給與度
牒仍定與則例每十年一次開度許照缺依期来闗敢
有故違悉發邉衛充軍欽此欽遵又查得成化二年給
度過僧道一十三萬二千二百餘名成化十二年一萬
三千三百餘名成化二十二年二十二萬四千五百餘

名為因十年一度兼且各處納銀賑濟等項多有不查額數不由有司保送一概請給以此額外增添數將十倍是以軍民之籍日削異端之徒日盛侵奪民食耗費民財其為治道之蠹莫比為甚誠有如都御史馬文升所言者合無准其所奏行移兩京僧道錄司并各布政司直隷府州縣各邊衛有寺觀去處通查給度過僧道共若干備造文冊送部存照以後各年有為事病故等項追繳度牒者照名開除仍將十年一度之例暫乞停止

待後各處額數不足之日方許所在官司照依額外名
缺起送赴部考中給與度牒再不許内外衙門指以救
荒為由奏請給度庶不虧損國體僧道官亦不敢貪圖
僥倖敢有故違許科道官糾劾拿問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准議欽此已經欽遵通行去後到今數年之間各
處文冊少見繳到誠恐無知小人止以十年一度為期
不知已有前項禁例以致各處僧道行童互相誘扇輒
便預先来京潛住各寺宮觀投禮僧道官住持以圖至

期可以賓縁請給一時不免蚕食京師將来米價日漸湧貴未必不由于此查得十二年節有奏准預期出榜禁約僧道不許来京擾擾事例理合早為照例查處案呈到部看得天下各處地方災傷數多民不聊生盜賊竊發刼財殺人在在有之中間獲到賊徒多有僧人在内皆因先年給度泛濫所致及查先該錦衣衛指揮朱驥等奏稱奉勅廵捕盜賊今為盜之人多係各處無籍僧徒晝則沿街乞食夜則相聚刼掠得贜即分各行遠

遁雖有廵捕人員無從追捕等因奏行都察院出榜禁約此為明驗况天下僧道額數不過三萬有餘而成化年間所度已該三十五萬有餘此非天地别生一種之人不過出于軍民匠籍之家即今天下有司工役衙門軍多缺伍匠多缺役里甲籍冊日見凋耗皆因此等之徒躲重投輕捨此入彼若不早為限量將恐天下之人皆流而為僧道之歸其為貽患不可勝言合無本部查照先次奏准事理及累朝奉有欽依事例通行天下司

府州縣掌印官督屬查勘原先給度過僧道數目見在若干事故等項若干比與欽定額數有無多少務照先次奏准事理造冊繳保除額尚多去處外果有額數不足去處許待豐年有收之日逕自具奏本部查照成化十二年奏准給度事例另行奏請定奪施行仍要通行禁約各處寺觀僧道行童不許指以請給為由預先来京攪擾各該關津把截嚴加盤詰阻當仍行錦衣衛五城巡視監察御史嚴督各兵馬司僧道錄司逐一挨查

各處寺觀不許容留在外僧道行童在內潛住取具住持人員不敢扶同容隱結狀繳報違者坐贓問罪無度牒之人除由原籍當差京城內外官員軍民之家亦不許容留僧俗混雜有壞風俗事發一體究治其有內外衙門及僧道人員或假救荒等項為由妄行奏擾者仍聽科道指實糸劾問罪緣係照例查處給度事理未敢擅便弘治七年六月初二日題次日奉聖旨是欽此

名臣經濟錄卷三十